

佛法与现代文明(下)

佛 日

佛法蕴藏着拯救文明危机的智慧

当我们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着眼,瞻望未来人类文明的灿烂前景时,不能不被横亘在不远处的文明危机的厚重阴霾遮障视线而深深忧患。

现代文明隐伏的危机,早已被罗素、汤因比、贝恰、池田大作等东西方智慧精英所敏锐洞察,呼吁拯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触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迫切性。正如池田大作所说,这场危机是文化危机,是人的文化活动所制造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严重破坏,遭受自然界报复的危险;二是人自身精神田园的荒芜,心理失调、道德沦丧等及由此而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两方面的危机,皆由西方文明片面发达物质、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欲望的方向所导致。

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令人类尝受自然界无情报复的苦果,乃其片面发达物质、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物欲的路线必然导致的后果。今天,这种情况已达相当严重的地步。经济上的拚命掠夺剥削、激烈竞争,驱使人们不顾一切后果,忘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向自然界施加高压,拚命索取,不到二百年间,工业生产与自然界的矛盾便发展到了威胁工业机器能否继续运转的地步:作为工业机器运转动力的能源,已呈枯竭之象,全球石油、天然气的总储量,据统计已不足百年之用,煤的储量最

多也只能用二百年,目前不少国家能源问题已相当严重。虽然科学提出了开发原子能、地热能、太阳能的方案,但要变为足以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具体设施,还有很大的不现实性。不难设想,一旦能源供应中断,工业机器停转,停电、停水、停运、停邮、停气,……建立于工业机器运转基础之上的全部现代生活方式、生活秩序便会很快崩溃。而争夺能源,又极易成为战争之肇端。其次,由工业排泄物和市民消费生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之公害,对人的健康威胁日益严重,目前工业国家的都市,已很难找到未经污染的空气、水和鱼,就连植物、粮食、水果、家畜,也遭农药污染,迫使人们不得不服食自己制造的化学毒素以致慢性自杀。尤其是大气层的化学污染,酝酿着极可怕的危险,法国大预言家“太空九百九十九次燃烧”的预言,多数解释者都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太空化学污染引起的大爆炸。向大自然拚命索取的另一恶果,是因滥伐滥垦、破坏植被、杀戮动物而造成的生态系统平衡的严重破坏,成为气候反常、空气恶化、沙漠扩张的重要起因。而因人的非理性繁殖所造成的人口爆炸,对人类的生存威胁更大。据统计,全世界总人口目前正以每三十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按这一速度增长下去,不到七十年间,地球总人口便会超过它所能养活的最高值二百亿,届时经济发展的多高速度也会变为负值,无法解决饥荒、水荒、住房荒等问题。

目前,人口饱和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根深蒂固的生殖欲望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给这一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巨大障碍。科学家设想的移居海底和外星的方案,显然不大现实。

近现代西方文明片面向外逐物,不能不造成人内在精神田园的荒芜,造成诸多心理、心身、精神、文化及社会问题。向外逐物的风潮,物质文明的诱惑,各种人造的文化信息对感官的过多刺激,使现代人忘记了内在的精神修养,不自觉地接受一种以物质享受、物质利益为目标为尺度的商品化价值观念,它以超过任何社会道德教化和宗教说教的魔力,袭据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驱迫人们昏头昏脑地向钱看,跟着感觉走,被卷入非理性经济竞争的风潮,失去了内心的宁静祥和,或者在过快的生活节奏的高压下,感到精神紧张、心身疲惫;或者因追求物质享受而向下堕落,良心丧失,道德败坏,纵欲无度,纸醉金迷,贪污受贿,作奸犯科,甚至堕落为罪犯;或者感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之冷漠而寂寞孤独、愤世嫉俗;或者因感自己被物化为工业社会机器中的零件,迷失自我,从而惶惑不安,萎靡不振;或者因信仰的崩溃而彷徨歧路,茫然无措。这些现代精神、心理问题,愈是在经济发达国家,愈为严重。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心身病患者有增无减,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病态。在美国和日本,有的少年儿童因不堪学习的高压而自杀,还有人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厌恶,建立了隔离社会的社团,集中表现出现代人对回归自然的向往。普遍以自我或社团大我为中心的人生态度和经济利益为尺度的价值观念,造成国内、国际、民族间的各种社会矛盾,一旦能源、人口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按社会发展的规律,必将以战争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大国,莫不在备战,全世界有近半数的科技人员投身于军事防卫,为制造超级杀人武器。

准备战争而殚思竭虑,当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技术已远远超过保存自己的技术,据统计,全世界核武器的储量,已足够毁灭人类六十次。不难设想,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核大战在所难免,全人类将在第一次核攻击和核反击中同归于尽,几千年文明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佛经中预言的刀兵劫,盖即指此而言。

纵观近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以征服自然满足人类物欲为旨的物质文明的片面发展,必然导致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毁灭,这是文明的方向性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欲图回转劫运,挽救危机,必须对文明的功过进行深刻反省,使全人类建立高度的文明自觉,同心合力,补救文明的过失,拨正文明的航向,这已是一件摆在人类面前的、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近现代文明的根本错误,并不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本身,而在于其主客二元化的、唯理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私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由于视人类主体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界客体为二,无视主体与客体的密切关联,于是便一味向外驰求,欲征服自然而为我所用,结果势必破坏人与自然一体的大系统的谐调关系,使自然界固有的节奏紊乱,受到强大自然力量的报复。由于以私我为中心而向外逐物,以自己物欲之满足为宗旨,不知省察物欲的虚妄和片面满足物欲的危害,结果心为物役,精神被污染扭曲,丧失了真正自我及内心安祥宁静之真乐。这种主客二元化的思想方法和私我中心的立场,被当代学者们寻根于西方文明的发端处,归咎于犹太教的二元化思想,溯源于《旧约·创世纪》中神允许人类自由处置、利用他所创造的万物之训示,及柏拉图把世界二重化、神化理性的哲学,笛卡尔高推人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的科学思想,这无疑是有理由的。

文明危机之根源既然在西方文明本身,

使难以从西方文明得到拯救的希望,无论是基督教神学、希腊哲学,还是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无力承担文明自救的重任。那种确信科学技术可以救世的信念,已成为一种过时的信仰,在当今已不能使发达国家的人们消除危机感、末日感。科技虽然高度发达,其能力总的看来还相当有限,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遇到大旱灾造成的城市缺水及森林着火等灾害,尚应付支绌,更不用说难以解决因能源、人口过剩、战争引起的全球性劫难。何况现代科学的基本着眼点仍在财富之增殖,尚未把解救文明危机列为重要课题。现代哲学人类学创始人舍勒在其《知识的诸形式与社会》(1960)中讲过:“即使科学完成以后,人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仍然是绝对空虚的。事实上他将陷入与古代人相似的野蛮状态中……而得到科学支持的野蛮状态是所有能令人想象野蛮状态中最令人惊骇的。”自然科学的发达,不仅带给人物质生活的便利,而且有加深现代战争残酷性、加快人类毁灭速度的副作用,失去正确思想指导的科学新玩艺,还具有诱使人逐物迷心的强大魔力,目前就有不少人的生命被电视、录像的信息所吞食,心灵被色情、武打片和靡靡之音所腐蚀。舍勒呼唤对人类自身尤其精神现象研究之重视,然而,目前各国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投入的财力人力,与自然科学相比,尚微不足道。心灵学、人体科学,还被不少科学界正统人士斥为伪科学,不得进入科学的大雅之堂,更谈不上有多少投资。

至于西方现代各种以人自身为研究对象、力图提供针治人类心灵弊病方案的新说,如深层心理学、第三心理学、哲学、哲学人类学等,虽然从深化人对自己认识的角度而言,各有千秋,但总的看来,仍缺乏一种堪以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正见正智。从尼采把生命意志引向对超人和权力的崇拜,到马斯洛所说不离假我之执的自我实现,从弗

洛伊德泛性欲主义之牵强,到萨特尔绝对自由而又无家可归的纯粹自我意识之迷朦,表现出西方文化人在如实认识自己方面,文化根柢毕竟过于浅薄,易流于偏激,难免漏洞和弊病。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不是发现理性的极限后茫然无措,便是跟着科学转,只讲实用,或拘囿于艰深枯燥的数理逻辑与语义分析而忘了人生之大本,不能提供一种象样的宇宙模式说和人生观。总的来讲,西方人文科学,虽有精于逻辑演绎及实验观测之长,却缺乏从超越世俗知识的高度俯瞰宇宙人生、审视文明利弊的清澈智慧,终嫌其立足点过低,目光过于短浅,抓不住人存在的根本矛盾而予以合理解决。

就在这彷徨求索之际,一些西方人士把希望寄托于古老的东方文明。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西哲罗素就曾警告西方人:若不向东方文明学习,西方必将走向文明的毁灭。荣格、汤因比、弗洛姆等,皆盛赞东方文化。当代西德青年学者霍尔根·凯斯顿在其《耶稣在印度》一书导言中表达了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向往:“过去和现在,促使思想深化的决定性因素来自东方,首先来自印度。今天,人类必须有新的指南,就这一问题的真正含义而言,就是转向东方。”东方儒、道、婆罗门教等传统文化,皆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注重精神生活的完善及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直觉,与西方文化主客二元对立、注重物质生活与理性的传统很是不同。《老子》早就洞察到片面发达物质生活的弊端。更为精深博大的佛学所蕴藏的深广智慧,对于促进文明自觉、挽救文明危机来说,更如对症良药、歧路明灯。从拯救现代文明危机的角度观佛法,其蕴含的明哲睿智,有以下五个方面最值得注意。

一、确认文明出发点与终极归宿的慧眼

开创文明,应先选准目标,确定方向,

这是人类立身于天地间所应首先树立之大本，也是每个人在青年时代便应确定的安身立命之本。确定文明进展方向，须以清澈的慧眼审视自身的需要、自身与外界的关系、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及现实生活的价值，抓住人存在的根本矛盾而设计解决方案，确定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佛学正是从这里入手，首先对人生价值和人生的根本矛盾进行反思，四圣谛中第一苦谛，便是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以佛陀慧眼如实观察，发现人有生老病死等诸苦，与人本性常乐的需求相违，此乃人存在之根本矛盾，正视这一矛盾而予以解决，应为文明的出发点，令全人类乃至一切众生都解脱诸苦，获得现前的“现法乐住”乃至永恒的常乐我净，应是文明的终极归宿。人所需要、追求的幸福，无非是精神心理上的安乐，深察人生之苦乐，可见一切依一定条件、尤依赖物质条件而生，由官能刺激所得的乐，皆较粗劣短暂，实质是苦。欲图以满足物质欲望而获永恒幸福，有如饮咸水止渴，永远不得满足和安宁，不得真常之乐。满足常乐之需求，需从自心的智慧化、净化着手。这是佛法所确定的基本文明路线。而近现代西方文明，正好背道而驰，逐物役心，其在短短二三百年内造成的恶果、酿就的危机，恰好作了佛法的反证。歧途回首，深思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深思佛学对人生根本矛盾的揭示及解决方案，对文明反思中的现代人来说，当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对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正见

观察人生，应弄清人类存在的基本关系或大系统的内在结构，东方传统思想大都从此着眼，佛学也不例外，从缘起论的立场观析人的存在，认为人的生命由五蕴——物质（包括身体）与精神、心理活动集成的动态结构，身心境三缘和合，彼此不离，心色不二，依（国土）正（根身）不二。欲期依报

清净庄严，生存环境富乐理想，关键在于人类能自净其心、自严其心，《维摩经》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是佛法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立场。佛法并不忽视物质文明的建设，大乘号召菩萨掌握工巧技术医方明，丰富和便利物质生活，以饶益众生，庄严国土。但物质生活的建设，需以净化人心为本，以令众生获得正受之利乐为本，防止逐物役心的弊端，反对自相残杀技术的发展，这当然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建设，应把净化人心的技术看得比发达物质的工巧技术更为重要。这对近现代文明忽视精神文明、本末倒置的错误，正是一剂良药。就人际关系而言，佛法力倡众生平等，人际之间应以慈悲喜舍为怀，佛陀“视诸众生犹如一子”（见《涅槃经》），视众生为过去世父母、未来诸佛，极度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平等与慈悲，甚至遍及包括低于人类的动物在内的一切众生。以这种理性人道主义的精神进行社会教化，对于净化人心，淳化世风，优化人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乃至保护生态平衡，针治现代文明因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不等视众生而造成的人情冷漠、欺凌压榨、斗争残杀乃至战争等弊病，当有良好作用。

三、诸法无我与人心自觉之道

作为印中之印的诸法无我，是佛教智慧的宗要。佛学高标无我，通过对众生认之为真的自我之如实观析，力破世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渊藪——生死苦恼之根株——对假我、幻我、小我的错误执着，根本改变以假我为中心的立场，提供给人类一套消除我执、体认真正自我的大道——以无我为宗的般若智慧如实观照，修习三学六度四摄等诸善法，在自度度人中使人格高尚、智慧圆满、生命升华，社会国土亦随之清净庄严。这是一套以智慧为导的、实现池田大作所说“人的革命”的极佳教化体系，堪作正确的人生司

南,对于针治现代文明以自我为中心而向外扩张占有欲的病根,建设精神文明,极具积极价值。

四、掌握解决人生根本矛盾、打开宇宙奥秘总机关的智慧宝钥

科学文化对人生问题与宇宙奥秘的探究解决,至今尚处在零析碎割、见部分而失全体、治标不治本的幼稚阶段,其学说知识愈演愈繁,社会、人心问题也愈来愈多,关键即在缺乏一种从根本上、整体上观察、解决问题的大智慧,未能掌握解决人生问题的诀窍和打开宇宙奥秘总机关的钥匙。而佛学之所长,正在其从根本和整体着眼,力图掌握并真正掌握了这种解决人生根本矛盾、打开宇宙奥秘总机关的智慧宝钥——这就是对真实或真如、实相的契证。佛法以此为智慧之大本,观行之枢机,只要能如实观察体证真如,则假我之执自然销落,真正自我与常乐我净之涅槃自然呈露,本具直觉宇宙万法本面的智慧潜能亦自然显现,可谓一了百了,“一真一切真,万法自如如”。而体证真如诀要在如实知自心,明心见性,这方面的技术,是显密佛学的心髓。这是佛法独具的智慧,对于针治文明病根,可谓如涂毒鼓,如阿伽陀药,如点石成金的仙丹,对于净化人心、挽救劫难,最具灵妙力用。

五、圆满开发自性潜能的技术

与近现代文明唯重开发物质潜能相反,佛法唯重开发自性潜能,从佛眼观来,世间万法中,人心为枢,最灵最妙,乃最高技术、最大宝藏,蕴藏着最不可思议而又最易于开发的潜能。佛法创立了经过实证的圆满开发自性潜能的技术,全部佛学的教理行果,其实可看做一套自性潜能开发学。若人类全体按佛法的路子开发自性潜能,其结果将别是一片新天地:当自性神通被普遍开发之时,人皆飞行自在、视听无碍,得到比依

靠科技工具所能得到的便利大得多的自由,交通、粮食、医药、保密、信息传递等方面的设施可大大缩减;当自性慈悲平等的道德潜能被普遍开发之时,社会面貌会得到根本改善,和平安乐,斗争、欺凌、战争等将永远熄灭;当自性智慧潜能被普遍开发之时,人都成为“超人”、“圣人”,得现法乐住,断生死流转,升华为宇宙性的永恒生命,地球文明也随之升华为宇宙性的超级文明。这种自性潜能的开发,无须藉丰厚的物质,无须靠大量的知识,耗资最小而效益最高,效益最高而技术最简易,对自然界和其他众生又无损害作用,其价值显然较开发物质潜能的科学技术高得多,其前景显然较开发物质潜能的前景灿烂光明得多。而自性潜能之圆满开发,实非各门科学和中西哲学所擅,唯佛法久久专攻此道,理论方法至为圆满,宜乎为文明反思、文明回归时代的人类所珍视。

放眼浩渺宇宙,纵观古往今来,审视百家之学,佛法蕴藏着堪以拨正文明航向、挽回劫难的智慧,为人类文化的无价宝、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就,殆不难为明眼人所首肯。人类能否珍视这份祖传的无价宝,在它的智光照烛下迅速纠正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过失,建设以正智为导向、精神与物质统一的新文明,是能否拯救文明危机、回转劫难的关键。为弘扬正法、挽救劫难作出最大的努力,是一切发菩提心、救世心者,关心人类命运者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责任和义务。

